

鄭立于文集

謝雲題



传记、评论
第二卷

鄭立于 著

郑立于文集

谢云题



传记、评论
第二卷

郑立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立于文集. 第二卷, 传记、评论 / 郑立于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78-1696-6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郑立于一文集②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9010 号

郑立于文集

——第二卷 传记、评论

郑立于 著

责任编辑 罗丁瑞
封面设计 叶 斌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3.25
字 数 2725.2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696-6
总 定 价 350.00 元(共 8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青春的火花

秘密医院	3
青春的火花	13
盐场怒火	23
大心垵的一场伏击战	31
一个红军的妻子	56
红小鬼阿鹅	64
下关镇起义	75
写在狱中的诗篇	88
光辉的道路	95
锄 奸	104
解放温州城	110
后 记	118
《青春的火花》再版附记	119

第二部分 永恒的记忆

爱国心与正义感铸造的诗人——陈高	123
先贤典范 数学巨星	
——追忆苏公步青先生	129
姜氏乔梓双院士	
——访苍南籍院士姜伯驹先生	139
吴景荣传记	143
徐世康为新闻事业奋斗终生	146

第二卷 传记、评论

足下万里路 胸中八月潮

- 记中国西部拓荒先行者林竞 151

九鳳山脚种田干部 158

文史哲根深 诗书画叶茂

- 学习苏渊雷先生楹联作品之见解 174

第三部分 评 论

真实真诚真勇

- 评介《将才铁军——抗日名将朱程》一书 179

发扬优良传统 开拓辉煌未来

- 祝颂《平阳报》复刊五周年 185

情文并茂 雅俗共赏

- 欣读周瑞金氏《中国棋王碑林题记》 188

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事

- 对浙江人民出版社三套丛书的看法与意见 190

亦文亦商奇书奇人

- 略评《商旅生涯不是梦》 193

温州——“数学家之乡”

- 形成原因及其在国内外的地位 194

梦想与求实 200

沉默,并不沉默

- 读杨奔散文 201

坚持革命永不变色 204

提线木偶戏也能创新 207

我演陈喜的实践经验 209

我是怎样塑造赵大大这个人物的 211

血泪凝成的家史 212

谈谈写代笔稿的经验与体会 220

让两个文明建设比翼双飞

- 中共平阳县宣传部 幻村 223

第一部分

青春的火花

秘密医院

一九三四年二月，严寒还笼罩在闽浙边境连绵的山峦和宽阔的田野上，红军游击队独立一团和独立二团为了配合以瑞金为中心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

首先他们去攻打福鼎县南亭地方。这里驻着福建省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连。游击队在当地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以少量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冲进敌人连部，打死、打伤敌人十多个，缴获枪支四十多支。

二月底的一个拂晓，游击队又乘胜袭击了驻扎在福鼎县店下镇的国民党保安团。由于敌人对兵力作了新的布署，游击队事先没有了解清楚，接连激战两个多小时，几次发起冲锋，都没有能攻下敌人的阵地。战斗失利，部队伤亡较重。

天亮之前，负伤了独立二团团长陈宝鼎^①同志率领游击队员们，怀着满腔仇恨抬着烈士遗体和伤员撤下来。敌人的枪声连续不断，一下子在东，一下子在西，看来还摸不透游击队撤离的方向。在离店下区东南边较远的一处岩石嶙峋、长着几株老松树的山坡下，陈团长叫队伍停下来，准备掩埋战友。陈团长强忍着伤口的剧痛，从衣袋里拿出染着斑斑血迹的手帕，依次揩着烈士脸上的泥土和血迹。他明知道干燥的手帕是无法揩去血迹的，但还是耐心地虔诚地一个个揩过去。每揩过一位烈士，他都深情地望一望，仔细地瞅一瞅，似乎陈团长的双眼就是摄影机，要把烈士的音容笑貌以及生前的战斗成长过程都留下来。

“团长，让我去打点水来洗一洗吧！”一位年轻的游击队员说。

“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吧！”团长继续揩下去。当他揩到副班长老徐的脸颊时，愣住了：胸脯和四肢有那么多创口，全身湿漉漉的，浸透了热血。可是双目还是炯炯有神，嘴巴还张开着，嘴角挂着微笑，好象在呼喊：“同志们，冲锋呀，攻下敌人这个制高点，我们就胜利了！”团长在老徐的身旁逗留了好久，眼眶湿润

^① 陈宝鼎同志，从福鼎县王岐石洞“秘密医院”撤离后约一个多月，在福鼎县盐东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包围。陈团长战到弹尽，潜进海里。他虽然水性很好，但右手负伤未愈，在大浪潮中搏斗两个多小时，终因精疲力尽，光荣牺牲。

第二卷 传记、评论

了,同志们也无声地涌出了泪水。在这些忠贞正义、顽强战斗的英雄群象面前,同志们沉默片刻,团长没有讲什么,大家心中都默念着:要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顽强地战斗下去!

掩埋了烈士的遗体,那个提议去打水给烈士洗脸的青年战士,还摘来了一大捧含苞待放的桃枝,插在安眠着烈士的土地上,表达同志们对烈士崇敬和怀念的赤诚之心。

远处又传来稀疏的枪声。陈团长站在松树下的斜坡上作了简短的动员,最后他说:“我们是从战场上撤下来了,但是精神上要冲上去,队伍要转移好,伤员要安置料理好,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呢!”

游击队决定暂时隐蔽在这个山上。几位伤员作了一般包扎,安置在山脚下赤色群众家里,看看情况再说。

激战后的第二天中午,敌人像疯狗一样,从店下区附近开始,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往东南边搜查过来,看样子,隐蔽着伤员和游击队的村子也不能幸免。当天晚上,陈团长请来两三位赤卫队员,和伤员一起共同商讨对策。

有位名叫阿勇的赤卫队员,个子很高大,但只有十八岁,他带着几分稚气说:“秦屿离这里只有几十里路,当天可以赶到,那里有诊所,是不是把重伤员抬到那里去医治。”他感到蛮有把握,接着说,“我们可以假装成砍柴的人进去,就说有几个同伴为了砍柴从高崖上摔下来,受了重伤。行吗?”

陈团长紧皱双眉静静地听着,没有表示态度。

“敌人正在搜查,我们抬着伤员根本没法通过敌人的关卡。再说,我们这些伤员都是中弹致伤的,不要说路上过不去,就是到了诊所也会一下子被人家发现。这太危险了!”一位中年的同志发表了不同意见。

“这样说来,这个不行。我们还是采取抓‘兔子’,^①搞财政那个办法,到邻近什么地方抓来一个医生,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阿勇又心直口快地说。

“如果在平时,个别同志生重病,这个办法或许可以试一试,今天刚激战结束,敌人处处布防,这个办法恐怕也行不通。”游击队排长老王说。

那位中年同志紧接着补充了几句:“是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伤员,而且又是重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医生没有药也是不当数的。”

沉默的气氛笼罩在小屋子里。有的同志吸着旱烟,一声不响;有的同志望着小窗目不转睛;有的低着头在沉思……

^① 在严峻的斗争岁月里,游击队为了解决经济困难,有时给恶霸地主、官僚资本家一张条子,要他按时送钱粮来。他如违抗,就把他抓来扣留起来,等他交了钱粮,又放他回去,这就叫做“抓兔子”。

“我看呀……”坚定的声音打破沉寂,讲话的是负重伤的老林,他说,“我看呀,还是靠我们自己,不要靠神仙皇帝。用土医草药!”

陈团长微微点头,听老林继续讲下去:

“我十五岁那一年,我的家乡矾山闹灾荒,矾厂倒闭,挑明矾度日子的父亲失业了,全家穷得只好上山挖野菜过日子。父亲积劳成疾,成为半瘫痪状态。父亲有个朋友,帮助找了一个会针灸的土医师。这个土医是抽大烟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没有半点医师的样子。他一到我家,就拿出一大把银针、小刀,给父亲针灸,从头部一直针到脚指头,共针了一百多个部位。针好后,土医生吃了一碗点心就走了。过了一天一夜,我父亲的右腿肿得很厉害。第三天我又去找这位土医生,将父亲的症状告诉他。他叫我不要怕,到山上采来老虎尾、皮银、盐钱等五样草药,捣碎后糊在发肿的部位上,只需一支香工夫,就可以拿下药。我照这位土医师的吩咐,采来草药,如法敷上,不到一支香工夫,果然见效,完全消肿了。我看,这种土办法真灵!”

老林的话刚说完,陈团长立即果断地说:“对,如今环境这么恶劣,我们只有靠群众,靠自己的双手,用土医草药。”

天黑下来了。大家正谈得起劲,一位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驻在店下街上的白匪军已开始向我们这边移动。跟这位赤卫队员同时进来的还有当地两位地下党员。

敌人逼近,必须迅速撤离。但往哪里去呢?

“我们这里山后面面临东海,在海岸边上有个很深的洞,平时很少有人去过,还是暂时到那里避一避再说。”一位地下党员说。

“那进洞后怎么跟外面联系? 吃的问题怎么解决?”游击队指导员陈阿成提出问题。

“我们这里每天有人绕过山坡到那边抓海货,可以送饭过去,联系得上!”那位地下党员接着说。

陈团长经过认真的思考后说:“那太好了,我们受伤的同志全部转移到那里,其余同志撤到后面高山密林里接应。只要度过当前最紧张的日子,往后就好办了。”

在当地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很快撤离了村子,到后面高山密林里去,伤员由地下党员背着绕过山坡,经过曲曲折折的羊肠险道和没有道路的乱石堆,最后到了石洞里。

这个石洞在王岐村附近,地形极其险要。后面是高耸入云的山崖,长满荆棘和野藤,不知名的红色野花迎着春寒开放,欢迎远方来客的光临。前面是高达数

丈的悬崖，浪头撞击着狼牙形的削崖，卷起漫天的雪花，发出惊人的咆哮声，大小船只没法靠近。洞口有一块巨岩挡住，好象是扇长方形的石门，人们经过这里，要绕一个小弯，从右侧出入。往来前方海面的船只，根本看不出这里有洞，只有王岐村的群众知道，还有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很少有人进去过。这次为红军游击队战士开放了。

洞坐西朝东，比较深广，可容数十个人。中午时候，洞口崖缝中还能投进几束灿烂的阳光，因此洞内倒也不太潮湿。伤员背进洞后，赤色群众还送来门板当铺板，送来棉被、稻草以及照明用的小马灯等物品。陈团长还特地交代：对送东西时走过的路要仔细地检查一遍，捡起丢失的东西，即使是一根稻草也不能轻易放过，以免暴露目标。

石洞里，横横直直地铺了几张床，有的是门板上面铺稻草，有的是把稻草铺在干燥的石板上，也算是床铺。用门板当床铺的只有三张，而伤员却有八个。陈团长一定要把门板床让给重伤员睡，自己睡在石板上。大家都不同意，一定要他睡在门板上。小李倔强地说：“如果陈团长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大家干脆都不睡下去。”结果，弄得陈团长没办法，只得睡在门板上。另外那两张门板床，大家又是让来让去，最后还是经过讨论，一张给胸部受伤的陈阿成睡，一张给大腿受伤的老林睡。

当晚，在当地地下党支部、赤卫队和赤色群众的帮助下，伤员们都草草地洗了身体，敷上草药，安适地躺下来休息。大家都为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找到这个“秘密医院”而万分高兴。陈团长爽朗地说：

“我们这个‘秘密医院’既安全，又暖和，真不错呀！”

夜深了。几位伤员安静地躺着，好象睡着了，其实都没有睡。小马灯放在团长睡处后面的石凹里，放射出微弱的光芒。

陈团长的右手受伤较为严重，一阵阵刺心的痛，痛得他浑身直冒冷汗。他怕影响其他伤员的情绪，忍着痛一声不响。

“团长，你感到痛吗？要不要喝点水？”睡在旁边的老林问，其他同志都翻动身子关切地望着陈团长。

“我的伤口小，很快就会好的，不感到痛！”陈团长为了安慰大家，还忍着痛跟大家开起玩笑来，“同志们，秦屿糯米做的碗糕多么香甜呀，我们三次打秦屿，都没有打进去，已经四年多没有吃到这种碗糕了。大家安心把伤早日治好，我带着你们再去打秦屿，到时候大家碗糕吃个痛快！”

这时大家肚子有点饿，听陈团长这样一说，一时都忘了伤痛。有的说：“让我去侦察。”有的说：“让我去冲锋！”有的说：“我要第一个吃到碗糕！”陈团长还生动

地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大家笑了，陈团长也笑了，石洞里顿时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鱼儿离不开水，红军永远离不开赤色群众。为了抢救这些伤员，村里的赤色群众从悬崖绝壁上采来了草药，老大娘叫孙儿送来了鸡蛋，有的怕伤员挨冻，送来了篾编的火笼。火笼，是山区穷苦人民御寒的宝贝，这不仅暖了伤员的身，而且暖了伤员的心！

伤员们住进石洞的第五天上午，天空阴沉，乌云密布。店下区保安团的敌兵荷枪实弹地向王岐村方向窜来了。王岐村的群众心里都十分不安。他们不仅担心村里的人畜房屋会受糟蹋，而且更担心“秘密医院”会出问题。站在村前山坡的竹林下，他们望着望着，真是出于意料之外，敌兵到了路岔口，往西边的山上爬去了。群众暂时放了心，而地下党员和赤卫队的骨干却更加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西边高山密林里，还有正在休整的游击队，不知道他们得到情报没有？如果没有提防，很可能会吃大亏。两个钟头以后，不知道什么缘故，敌兵在山腰出出入入地转了几座山，又窜向王岐村来了。

“白狗子要进村了，怎么办？是不是让我去报告陈团长？”赤卫队员阿勇找到赤卫队长，焦急地问。

“我早已派人去通知他们了，通知不通知问题不大，反正‘秘密医院’不打算转移，也不可能转移。对付凶恶狡猾的敌人，要沉着机智，小心谨慎！”

“这，我知道！”阿勇匆匆地走了。

敌兵像饿狼似的窜进村子，挨家挨户地搜查，打人，骂人，抓鸡，抢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弄得鸡飞狗跳。

村里群众原来估计敌兵抢了东西很快就会走的，不料只走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散在王岐村附近几个村子里驻扎下来，还在三岔路口设立关卡，检查来往行人。

这给“秘密医院”带来多大的困难啊！因为怕升起炊烟暴露目标，“秘密医院”一直不敢起火，三餐的饭菜都是村里赤卫队员偷偷送去的。而且每天还要换药。如今敌人在村里设立关卡监视着，怎样才能把东西送到“秘密医院”去呢？

阿勇平时蹦蹦跳跳，非常活跃，今天在家里却眉头打结，不声不响了。

“阿勇，你有什么事？这样愁眉苦脸的。”阿勇的母亲问。阿勇的父亲替地主当长工，早就劳累死了，家里只有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过着艰难的日子。

“敌人设立关卡，东西送不出去。红军为我们穷人打仗，负了伤，总不能让他们在洞里活活饿死！”阿勇仰起头对母亲说。

“是啊！红军是咱们苦命人的恩人，就是冒着天大的危险也要把东西送进

去。孩子，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办法！”

“妈，什么办法？快说吧！”

母亲端出一只小竹箩。阿勇揭了盖一看：里面是淡黄色的麦粉，大约有十来斤。

“这怎么送得出去，不是白白给狼心狗肺的白狗子添了口福！”阿勇还不理解母亲的意思。

“等一下，让妈把麦粉做成麦饼，大块大块的。明天一早，用纸包起来，放在灰箕里，上面盖上火泥灰，不就送出去了吗？”母亲一板一眼地说着。

阿勇听了，满肚子高兴，亲热地拍着妈的肩膀：“妈。真有办法。我把‘火泥灰’先送上山，再绕小路打一个大圈圈，送到石洞去。”

随即，阿勇又去问地下党员和赤卫队长，他们也在想办法，都说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第二天，阿勇果然把麦饼送进了石洞。村里赤色群众还采取其他办法，有的送进草药，有的送进炒热的米粉和蚕豆。伤员们深受感动。陈团长说：“我们这个‘秘密医院’如果没有这样好的一个‘后勤部’，不但治不了伤，连活都活不下去呀！”

经过十来天的治疗，有的伤员同志伤势大大好转，有的会走动了。只有老林大腿的伤势，不仅没有减轻，还在加重，炎症继续发展，化脓十分厉害。不论什么消炎拔脓的草药都敷过，而且药量逐日加重，可是都无济于事。究其原因，主要是大腿中了子弹，子弹有进口，没有出口，弹头还留在大腿里。

“老林，你的腿为什么这些天来没有好转，而且发作得厉害呢？”阿俞同志关切地问。

“除了腿里留有弹头以外，我看可能还伤了骨头，所以炎症消不了，不然这些草药是很见效的。”老林回答时，用右手在大腿上抚摸一下，若无其事似的。

“现在能治好就好了，再发展下去，有可能成为破伤风，那就麻烦了。”陈团长担心地说。

“是啊，伤毒入骨，弄不好还得截肢，只有一条腿了。”老林边说边笑。

“如果要截肢，我们这里也解决不了。老林，截肢可不是开玩笑的，痛苦极了。”阿俞说。

“痛也不在乎，就是一条腿跟不上队伍，打不了白匪，一切都完了。”老林的语调有些惋惜，接着他又坚定地说，“我不愿意截肢，我要继续战斗下去！”

“对，我们要千方百计把大腿治好，继续战斗下去！”陈团长说。他往往是这样，不管碰到多么危急的事情，总不让你失去信心。

于是，陈团长就派人四出寻找会动手术取弹头的土医师。当时局势紧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最后经过一位地下党员的推荐，还是请当地一位赤卫队长来商量。

这位赤卫队长刚四十出头，双目十分锋利，满脸皱纹，眼角的皱纹特别深，足见他经历过艰难曲折的斗争道路。那时游击队从团长到战士都不上三十岁，都比较年轻，所以就称这位赤卫队长为“老老”。他是这所“秘密医院”的筹建人之一，伤员送进石洞以后，他在外面组织赤卫队员站岗放哨，打听敌情，寻找草药，“秘密医院”所有的后勤工作都是他在张罗。

他一进石洞，陈团长就对他说：“老老，你太辛苦了！”

“我不辛苦，你们打了仗，受了伤，那真是辛苦！团长，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平阳人老林的腿受伤十来天了，山上所有消炎拔脓的草药都用过了，还治不下来。今天特地请你来看看，怎么治好？”团长说。

“这个我是外行。叫我办其他事，跑跑腿，都可以。”老老笑着说。

“不要客气了，老老，我们听村里人讲，你很有两下。你父亲在世时，是很有名的草药医师，有一把专治蛇咬中毒的草药，你也经手治了不少无名肿毒的毛病。”阿俞带着尊敬的语气说。

“哪里，这不过是我们山里人人穷骨硬，没有钱请医生、买药，所以才用土办法。”

“我们都是土里生，土里长，还是土办法好啊！”陈团长自信地说。

老林一边听着，一边把腿上的包扎布打开：“老老，弹头还在里面，你看怎么办？”

老老详细地观察了老林的创伤，没有说什么。他背着老林，轻轻地问团长：

“脓肿这么厉害，如果要根治，只有割开伤口，把弹头取出。过去我弄的是小手术，这是大手术，还得试试看，你同意不同意？”

“只要能治好伤，我都同意。不知道老林怕痛不怕痛？”团长说。

“怕痛？”老林听见了，笑着道，“十几天来日夜在痛，痛习惯了，也就不感到痛。”

“你的腿要吃刀，怕不怕？平阳人！”老老深深地吸了口旱烟，加重语气地说。

“老老，你不要在门缝里看人，把我这个平阳人看扁了。敌人的子弹都不怕，哪里还怕刀！”老林接过老老的旱烟筒，吱吱响地吸起旱烟来了。

这个“秘密医院”没有手术室，没有动手术的任何工具，没有X光机，连几片“安乃近”也没有，更不要说麻醉剂了。要把大腿的伤口打开，在骨隙深处把弹头取出，确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伤员们都为老林要经受这场严峻的考验而担心，陈阿成轻轻地对陈团长说：“看来，没有麻醉剂，人可受不了，你看怎么办好？”

“这确实是个问题。”团长又陷入沉思中。

“说问题吧，子弹头挖不出来倒是个大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老林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革命先烈在敌人的酷刑面前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坐老虎凳啦，灌辣椒水啦，十指埋钢针啦，甚至用烧红的铜元贴在人体上……敌人什么惨无人道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同志还是那么从容，那么自若，那么忠贞；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这样做呢？他们为的是什么呢？没有麻醉就开刀取弹头，总不会比遭受敌人的种种刑罚痛苦吧！想到这里，老林的双眼投射出坚定的目光，镇静地说：

“没有麻醉药，我看也不要紧。过去，我们的祖先，在未发明麻醉药以前，不是也有过外科手术么？”

“是呀，《三国演义》里，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有麻醉药品吧。我们是共产党人，是红军，难道比不上古时的关云长吗？”阿俞边说笑话边鼓劲。

团长和老老还是沉默无言，他俩互相瞅了瞅，没有表示态度。

“是大腿开刀，又不是肚皮开刀，问题不大，试一试吧！”老林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好，就靠老林的意志和毅力当麻醉药吧。老老，大胆地试一试吧！”团长果断地说。

决定用土办法动手术了。老林的床位移到洞口阳光照耀的地方。老老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磨得光亮锋利，还借来山村人用来夹鬓发的两个镊子，一起在锅里煮过，就算是消毒了。还捣了一大把草药以及准备好包扎的一些东西。同时还用放了盐的汤水洗净老林的伤口。老林的床铺作为手术台，用棉被垫在他背后，让他半卧斜躺着。有两位青年人当老老的助手。几个伤员也忍着自己的伤痛在一旁看着，团长扶着老林脚。

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同志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石洞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洞旁岩缝里滴滴嗒嗒流泉的声响，报告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去。

老老挽起袖子，拿着菜刀顺着老林的伤口轻轻地戳进去，随后又轻轻地推进一层，脓血顿时涌了出来。老林四肢痉挛，紧紧地捏着拳头，额头上冒出了黄豆般大的汗珠，可是没有哼一声。

“不要怕，不要怕！”老老把脓血揩干了，腿上现出了一条深深的沟，皮肉深处，似乎看得见骨头。动脉出血了，没有夹子，在旁的助手只好用大拇指卡着，用力地卡住，堵住了血流。

随后，老老又用镊子往伤口深处探，探呀探，来往不停地探。不知经过多少

时间,老林全身出了大汗,身体肌肉在抖动,只见老老牙根一咬,使了一下劲,弹头夹出来了。嗒的一声,弹头蒙着血丝掉到床边木制的面盆里。

老老舒了一口气:“弹头拿出来了。”

“再查一查,搞干净点。”老林镇定地说。

老老又用镊子仔细地探了探,随后又夹出两块小小的弹片。敷上草药,包扎好,手术完全成功了。

陈团长紧紧地握着老老的手:“老老,你真不错,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华佗!”

“我是土人土办法,用自己的刀割人家的肉,不管人家痛不痛。还是老林过得硬,超过了关云长,配得上是个不怕苦不怕死的共产党员!”

老老笑了,团长笑了,老林和其他同志也都朗朗地笑了。在笑声中,大家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的深刻意义。

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老林睡得很沉,陈团长和其他几个伤员因老林伤情好转而放下了心,也睡得很好。几天后,老林就能下床蹒跚地走路了。

一天中午,陈团长和老林坐在洞口闲聊。崖隙间射下了阳光,他俩边晒太阳,边谈着。

“平阳老李,就是李世伍,你认识吧?”陈团长深沉的日光久久停留在洞前一块青石上,好像是经过多方的思索,才问出这句话。

“老李,我在一九三〇年就认识了。我和他几个人,吃尽了地主反动派的苦头。那时感到天是那么矮,地是那么窄,总想走出一条路子来。第二年,我们几个人分头到福建去找党,我去福州,他到十九路军去当兵。……”

“老李真是一位好同志,他在闽东,和我一起,打了几次仗,都很勇敢。老李啊,他的革命意志真像青石那样刚毅,他的革命立场真像青石那样坚定!”陈团长一边说,一边看着洞口那块大青石。

老林也望着那块大青石出神。他想得很多很多。他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完全懂得了陈团长讲这些话的意思。

没有日历,只凭记忆,在“秘密医院”里已经度过了三十次天亮天黑。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不停顿地向福鼎县的上南区和下南区进行“围剿”,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环境一天天恶化。陈团长对大家说:“根据情报,我们这个‘秘密医院’将有暴露的危险,我们的伤员要提前疏散出去。”

大家听了团长的话,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心里倒蛮实在,一旦要分开,对这个天然的“秘密医院”不禁留恋起来。团长又转过头来对老林说:

“老林呀,你的伤还没有好。过去你在平阳是否暴露了目标?群众基础怎么

样？能否在那边找个安全的地方再休养？”

“团长，我在平阳有一批革命的同情者和朋友，那里先进分子的队伍，已初步形成，组织暴动也有个基础，我可以回到平阳那边去继续战斗！”老林回答着，心中充满胜利的信心。

“那太好了。福鼎中心县委已决定，要你回平阳去，任务是一面继续找土医草药，把伤根治好；一面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和肃反队。你还要派人到前岐，了解敌人的动态，便于下一步采取行动。你有困难吗？”团长和蔼地说。

“我很感谢中心县委和团长对我的关怀。干革命总会有困难，我会想办法克服的。那我今天晚上就动身。”老林停了一下，又说，“团长呀，这里面海背山，出入只有一条路，离敌人比较近，确实不能久住。还是按你的意见提前转移好。我看，最好是转移到柴头山或霞浦十一箩村老根据地去。”

团长紧握着老林的手，诚恳地说：

“你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考虑的，很快转移到那边去，你放心吧！”

当天晚上，老林整理好简单行装，与陈团长、陈阿成、阿俞以及赤卫队长老老等一一握手告别。老老还陪着老林走了一程，临别时，他对老林说：

“你的大腿还要继续换药，要注意休息，不能太疲劳呀！”

老林心情非常激动，噙着热泪说：“这一次如果没有你和同志们的辛苦，我这条腿是没法治好的。”

“都是靠党呵，是党给我们力气，是党给我们胆量！”

用土办法动了手术不到二十天的老林，走起路来虽然踉踉跄跄，不大方便，可是他胸中揣着一颗火热、赤诚的心，踏着闽浙边境起伏的群山，向平阳进发，继续走上战斗岗位。